

我國舊稱為「名學」或「論理學」，乃至「辯學」或「雄辯學」。這都容易使學者誤以為是「徒爭口舌之長」的方術。其實這是一門專重推究理致的方法之學，而「為諸學諸事之規則，為思想行為之門徑也。……吾以為當譯之為『理則』者也」。(國父遺教「孫文學說」第三章)「理則」者，即推究事物理致的法則，用以譯西文的「邏輯」極為切當。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間，總統 蔣公講「發揚實踐精神和研究敵人思想方法」亦說「現在為糾正一般同志過去諱言辯證法的錯覺……特別注意辯證法的學術，所以更要加強『理則學』這一門功課……將總理『理則學』微言大義能有所了解，尤其對於辦事方法和領導工作的思維法則，能更有心得，……洞明共匪的詭詐謀略，加強自己的思想武裝」。

因為我們這裡所討論的問題，與社會經濟及一般經濟都不無密切關係，所以挿述上面這一段題外文章。而所謂關係，又恰好撞個正着，涉及我們在人文科學中對人類思想文化應如何研究試行尋覓出一個導向的大問題！筆者認為我國固有文化之所以歷數千年而綿延不絕，且在這個越來越小的地球上，自進入二十世紀後，先後不過間隔二三十年——也可說是連續的發生兩次世界大戰以來，凡有我們中華民族子孫所前往棲息並蕃衍的異邦人士，又幾乎多已對我雖古常新的文化逐漸增加認識和嚮往。這不能不承認我們世世代代的先賢往哲，對於我們固有文化的精義，實已並不完全出於自覺的在全世界各地採行了一種正確而又簡明的方法——「歸納法」以作普及傳播的有

效武器。他方，曩昔入侵並曾統治我大陸全境的外來民族，遲早終於被我固有文化所同化，亦足以佐證我文化潛在力的無上堅強。

說開了並無神秘。這方法只是將大多數同性質、同類型之已知的智識和感受所構成的「概念」(Concept)，也就是社會上一般人的普通觀念，用一個數目字，例如三、四、五、九等分別冠在這「概念」的稱謂上，例如「三才」、「四維」、「五倫」、「九族」等等——宣示並詳釋給人民細聽，務使心領神會，身體力行，久而久之，便成風俗，「由之而不知其道」而暗合於國父「知難行易」的哲學思想。這是什麼緣故呢？「惟人類之稟賦，其方寸自具有『聖助』之感覺。故能文之士，研精構思，而作成不朽之文章，則無不暗合於『理則』者；而叩其造詣之道，則彼亦不自知其何由也」。(孫文學說第三章)這種「化民成俗」的實質要素，可說就是我國固有文化堅強潛力的由來。

肆 「人」居「三才」之中任

參贊天地的艱鉅工作

剛才在上文所提及的四個概念中，以「五倫」、「九族」等等就沒有什麼直接關聯了。據一般字書所列，光用「三」字為首的兩個字的名詞，有二百來個；從三個字到七八個字的名詞將近三百。其中，除「三才」一詞外，例如還有「三本」、「三正」、「三事」諸詞，均與本文旨意不無相關，亦將順便附錄於本節之後以供參閱。「三才者，天地人」這一句話，凡是民國紀

元前一二十年在中國大陸出生的人，可說是沒有不知道的。因為從數百年前——大概自宋朝以來，歷代相傳有一本關於我國文化全貌的素描速寫而為童蒙所必讀，甚至很多人到老都會背誦的國學基本小百科全書「三字經」，雖然還未能確定到底是何時何人所著，但却一直被公認是一本好書。早年這書的版式，通常每句三字，每行兩句，總共不過千來字。但其內容先舉方名事類，次及經、史、子書，而以「勤有功。戲無益。戒之哉，宜勉力。」作結束，體例嚴謹，有裨於世道人心實不鮮。至於「三才」名義，則始於易繫辭下傳(第十章)：「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孔子說：『乾坤其易之蘊耶。』(繫辭上)而因「天地之性，人為貴」，(孝經聖治章)特將「人」置於天地之中。這就是「三才之道」，亦即我國自古「人本」或「民本」哲學思想的來源。天地生養萬物。人為萬物之靈，使他居天地之間，參天地，贊化育，統馭萬物，以宏揚「好生之德」而促進人類文明的進化。「才」者，能也。叫做「才能」。才能特別超越的叫做「天才」，能力也特別大。核子能和登上火星的「海盜」飛機，就是天才們集體努力的創作。說個明白，就是「人」的能力。人之可貴，豈偶然哉！

附 錄

「三本」 荀子禮論：「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

。君師者，治之本也。」
管子立政：「君之所處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

書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傳：「怠惰棄廢天地人之道，言亂常」。

「三事」 書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疏：「任人，謂六卿；準夫，平法之人；牧者，九州之牧，治為天地人之三事」。

紙須看了上錄各文，可知我國文化，自古以天地人為一體。這也許就是我們常說「天人合一」的由來吧。

伍 從「四端」到「五倫」

現在我們可以進入討論「五倫」的境域了。「人」是天地間具有最高「靈性」的動物。書，泰誓早就告訴我們：「惟人，事物之靈」。真啊！直到如今，這號稱萬物之靈的「人」，他本身就還不會能在地球以外的行星上發見過生物。

「人」而有「倫」，就是這最高「靈性」的表現之一。據說文許著，「倫」本義作「輩」解。六書故謂：「車以列分為輩」。「人」之有敘，應如車輛排列的層次井然，好像方今各國大都會中的「停車場」，每一輛汽車都得按縱橫的順序停放，以便車子出入自如，井然不紊。所以「倫」的意義，厥在明示「人」的輩分，使不可稍

有紊亂。（孔廟正殿向來都高高的釘着一方「明倫堂」的橫匾，用意就在於此。）

「人倫」既明，現再進而討論「五倫」。「五倫」這個「五」字，雖與「三才」的「三」字，可說是同樣的重要；但在義致上則大有區別。「三才」中的「人」，因他具有最高的靈性，不僅樹立「人道」，治理人類自身一切情事，並包括天地所生的很多物象，亦能加以統馭和利用。例如禮記「據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致使古詩有「三五明月滿」的佳句出現。故「三才」是顯屬於宇宙觀的範疇。而「五倫」的「五」，則沒有一倫不是日常人事上密切的關係，完全為人生觀的重大問題。查禮運第九：「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後人亦稱之為「十義」。

。祭統第二十五則說：「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敘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十義」、「十倫」，大同而小異，但都是不曾有「五倫」的名詞。故梁任公在他的「孔子」裡，祇說「五倫」說「是孔子所有，……而不曾說「五倫」是孔子所倡。易家人卦，則說「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中庸第三十章亦只以「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為「天下之達道」，以與「智、仁、勇三者（為

）天下之達德」相對舉。到了孟子（滕文公上）總說：「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始道出人倫有五，依次列出，以成「五倫」。所以如果我們認為孟子於「四端」之外，又創「五倫」，該不致於大錯。由此看來，孟子對於建立我民族文化的整體結構上，實有非常重大的貢獻。

陸 「人」是宇宙的「能源」

如果「三才」是屬於宇宙觀的哲學思想，那麼，「五倫」則非常明顯，完全是指每個人對日常生活一切關係和問題所懷抱的觀感和處理的態度而言。在通常情況中，這大都是些不無困難的現實問題。對人生傾嚮於消極態度的，叫做消極的人生觀。例如「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唐後主語）「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齊後主語）等，不但消極，且已形頹廢，為人生所不應有的觀念。又如「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曠望如蘇東坡，也竟埋怨人生太短促，或覺自己實渺小，像是一種牢騷性的人生觀。反之，視「人生如堡壘」（拿破崙語），或「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國父語），又是何等堅毅、仁慈！均為我們所應取法。

至若「宇宙」？見淮南子原道：「絃宇宙而章三光」，注：「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實係空間、時間、無外、無限的物質世界的

總體。好幾年前的五月二十三日，中央社曾從倫敦發回一通路透電說：「英國卓瑞爾河岸無線電觀測所主任羅威爾說，該所的無線電望遠鏡，已發現在已知宇宙邊緣的兩個神秘物體所發訊號。他今天中午曾在一個餐會上，讓與會賓客看該所紀錄儀所記錄的兩個遙遠的物體所發訊號的實況。他說：一個物體在五十年之外。這表示，這個物體所發的訊號，在地球尚未形成之前，即已開始其橫越宇宙的旅程。而另一個物體距離地球則更遠。」無待多贅，即就這一通路透電的報導來說，「宇宙」一詞所指謂的意境和情況，實在過於莽莽蒼蒼，渺茫得使人無法想像，幸虧那位注淮南子原道的人，想出了「四方上下，往古來今」這八個字，讓我們作為一個沒有輪廓的輪廓。

然而，在這輪廓中生長在地球上的「人」，憑其幸運的獲有所謂「靈性」——或「心」，居於核子的地位來窺探自然永恆的運動和研究人事無窮的變化，直到今天為止，簡捷可以稱為「人」的本身就是人類不斷進化的「能源」(Energy, Energy)。是以自古中西哲人，即多有主張「自然」是基於「心」的工作所顯現，即「自然宇宙」，乃是「心」所造成。「人」憑着他的「心」的省覺以形成對於「物」的理解；同時，另一方面，更由於人的聯合(群體)行為所獲得的歷史意識和經驗，並形成了「人」對於自然界的思想路線。這不妨以我國宋儒陸象山作為代表。他說：「此心同，此理同。……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理。所以理、心、宇宙實是一物」。呂東萊說：「心即天也，未嘗有心外之天。心即理也，

未嘗有心外之理」。陸象山弟子楊慈湖更說：「宇宙不外乎我心。故宇宙現象之變化，即我心之變化」。

這種天、地、人三位一體的「三才」唯心論，居今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大時代，自非我們所應強調，不加深論。我們還是回到「五倫」來談談比較易於捉摸的「人事世界」吧。

宋 「人」憑著「靈性」及

「仁心」向空直上

孟子一書，無論是否完全出於他老先生的自著。但祇從整個思想的大綱，和全部文字的流暢，幾乎都像是一氣呵成的模樣看來，我們似乎不妨認定他老先生的思考過程，是儘先揀選並訂定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作為一個活水頭，奠立他「性善」和「民本」兩個重大主張。然後擴展仁、義、禮、智「四端」的氣勢，真「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浩然莫能抗拒。他在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後，生逢邪說橫行，是非不分的戰亂時代(約自紀元前三百七十二年至二百八十九年)，當目時難，痛瘵在抱，沉思冥想，究應如何尋求出某些生活軌範(horize)，纔能啟迪並拯救陷在縱橫繁劇和尖銳矛盾中的人民，俾可逐漸轉入於有所準繩，較為安和的大群體。而這些軌範，經歷代賢哲，明君良相，鄉里碩彥以至販夫走卒，積數千年無數人的身體力行，共同的努力和犧牲，終於日積月累，陸續完整化、具體化起來，凝結成我中華民族直至二十世紀和其後，永將越久越見發揚，屹立於宇宙間的文化核心——「五倫」。

是以，在進入核心範圍以前，且先就「四端」略加論述。

「孟子曰：……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勢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上述仁、義、禮、智，就稱「四端」。「端」字係合「立」、「端」二字而成。「立」所以表示身體正直；「端」本指草木初生萌芽。草木萌芽，大都是冒土而出，向空直上。但在這裡，則有包含「直上無礙」和「開端」及「頭緒」解。蓋以孟子原意，係從上文「有不忍人之心」說起的。人之為人，怎麼會無端無的，忍心於平白無故的情形下去加禍害於別人？這種本心，就叫「不忍人之心」。誰都不會忍心憑空去害人，就是對其他生物花木等等，一般也都不會。這便是「愛」。這便是「仁心」，亦即「惻隱之心」。既有「惻隱之心」，則「羞惡」、「辭讓」、「是非」，即可連類而及，甚至「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則自然「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了。否則的話，又如何能夠稱得是「人」，簡直與惡禽猛獸沒有分別了。

於是，孟子接着又自行提出「矢人」喜傷人，「函人」不喜傷人的譬喻，並說「矢人」並不「不仁於函人」，而係因在謀生擇業上有所「不慎」。乃引孔子「擇不處仁，焉得智？」的遺

教，責「失人」為不智。「不仁不智，無禮無義」，雖然沒有直接作惡去禍害於人，但間接的已自陷於不仁不智而不自知。他如果自以為恥，那麼，最好，大家「莫如為仁」！

※ ※ ※ ※ ※

這就很顯然的與經濟問題搭上關係了。為什麼？原因很簡單。目前世界的形勢，不能說不緊張。而所以造成緊張，毫無疑義，厥由於一個是共產經濟帝國主義和另一個資本經濟帝國主義的兩國所謂「超級強國」，若干年以來，早就在作公開的或秘密的「核子武器競爭」；而另一方面，則以一些剩餘的原料（包括珍貴的和普通的）製造二、三等的飛機、大砲、戰車、坦克乃至整個兵工廠向產油王國交換汽油，或向好戰小國以高價投資推銷。本（65）年春間，美聯社有過一次報導：「全世界軍費年近三千億美元，四分之三的科學人力，都被用來製造武裝」。剛在本年六月十八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一九七六—七七年度的國防預算，達一千零五十六億美元！試思，這是號稱文明人類所應有的景象？假如長此以往，不知悔改，整個地球恐將不免有被炸成粉碎的一日！何以故？大家恐都將已變成沒有側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的「非人」了呀！

捌 排列「五倫」的兩個特點

誰都會想得到：假如孟子生當今世，眼見全球各國劍拔弩張、刁斗遍野的情況，將必會機不停飛，靡不暖煖的奔走於各國君王顯要之間，苦

口婆心，勸說共謀所以策畫睦鄰、和解及永久和平的方案。他當然渴望繼戰國大亂，民不聊生以後，上天好仁，神州必可有統一重建的一日。以「仁義禮智根於心」（盡心上）的孟子，自然會順着惻隱的本性，「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離婁下）的歸納法來發揮他那種「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倫理思想的崇高精神，提出了具體切當的「五倫」的實施辦法。

「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舉凡文明人類社會生活關係的任何方面，均已包括殆盡，何等周全！同時，又何等正大！「人」是宇宙間具有靈性的「萬物之靈」。既幸而做一個人，就須知道做人的本分和責任。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是「人」在社會關係中各各所站的單位；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各成一組，共五組，即成五倫。每組間雙方兩個單位，各有各的本位，也各有各的名分，這叫本分；相互間，當然就各有各的應盡的義務，這叫責任。名分和責任，各組各不相同；而在各組雙方相互間的行為關係，又都應各有各不同的準則。這些準則，孟子稱之為「親」、「義」、「別」、「序」和「信」。在未進入於分別詩於這些準則之前，在孟子這五倫的整體構思上有應特別予以指出的兩點：

第一，我國經籍凡稱謂人倫輩分的，幾乎都首舉「君臣」，次及「父子」。各地民俗在廳事中所供神位，則一律稱「天、地、君、親、師」。

孟子所排五倫，却以「父子」一倫居首；第二

總是「君臣」。他並且很鄭重的指明：「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這樣，殺人父兄的人，豈不就等於是自己殺他的父兄。孟子特別重視「父子」一倫，置之於「君臣」之上，其理由已可概想。孟子又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均見「盡心下」）貴民輕君，而以「社稷」置於「民」、「君」兩單位之中，這可說是孟子政治思想很突出，對我國近八九十年來「民主」思潮很有貢獻的一點！在我國政治史上，所謂「社稷」，實則指「國」或「統治權」而言。白虎通「社稷」：「王者（按即「君」）所以有社稷何？……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這是從前農業社會時代最重要的神祇，有「國」有「土」的君、侯，非適時隆重恭祭不可。是以當「亡國」——改朝換姓時，「君」若以身殉，稱為「君以身殉社稷」；老百姓拿武器護衛君國，稱為「執干戈以衛社稷」。孟子政治思想，正和現代以主權、土地（領土）、政府為立國要素如出一轍。

其次是「朋友有信」一倫，也與現代社會，乃至國際社會關係所必須遵守信用的準則完全相符，而「朋友」二字，孟子則賦予以極廣大的涵義，與我們平時一般的用法有異。俟後文再述。

玖 「親」、「義」、「別」、「序」四個準則的簡釋

上文已經提及，孟子所立「五倫」的準則，是父子要有「親」，君臣要有「義」，夫婦要有

「別」，長幼要有「序」；朋友要有「信」。現在我們且在這裡先把這五個重要的字眼，依次略加詮釋，然後再從而得出整個五倫體制的精義。

首先是「父子有親」的「親」。

「親」從見從系。說文許著，乃密切與情意懇到的「會意」字。蓋以目所見即身所至，而相見越近密，而彼此情誼則越周至。故從見。「系」是古榛子，為一種多刺的荆棘。這樣樹的枝葉互相密接，彼此相互維護惟恐不周，最為親摯。系省為辛，故讀如辛聲。凡事為本身直接看到、聽到的，叫做「親見」、「親聞」，無非為要表示確鑿可靠的意思。然則，試問天地間還有比父母子女相互間的信賴更為可靠的嗎？

至於君臣間所應建立的「義」字，解釋原是很多。但筆者意見，認為以韓文公所說「行而宜之謂義」最為簡明允當。論語一書，言「仁」最多，「義」為次。但每言「義」，往往找另外一個重要字眼來相提並論，以收相得益彰的效用。例如「信近於義」、「見義不為，無勇也」、「務民之義……可謂知矣」、「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言不及義，好行小慧」、「義以為質……君子哉」、「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禮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不仕無義……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等等都是。此外，站在常有「偏愛合作」色彩立場的筆者，則特別注意到「義」、「利」兩個表面上顯屬矛盾的字。例如「放於利而行，多怨」。(按「放」是依循或注重的意思。一味「惟利是圖」，必易招人怨

尤或輕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子罕言利」、「見利思義……亦可為成人矣」、「義然後取」、「見得思義」、「行義以達其道」等，都是規勸世人每逢義利關頭，必須於取捨之間嚴加辨別以免自淪於重利輕義的「小人」而不自知。

孟子又對當時各國上下君民提出一個嚴厲的警告：「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離婁上)真怪！他老人家上面所說的這些話，好像是預知今天我們公務人員喜歡貪污，和少數工商界人士喜歡偷工減料，冒牌短少，損害商信，貽羞國際，故乃不恤耳提面命，給我們以這般辭嚴義正的斥責！假如我們各界公私成員，長此不重道德，不顧標準，一味作奸犯科，以圖不當得利，則國家前途還是十分危險的啦！

「夫婦有別」是第三倫，位居「五倫」的中心。推測孟子當時安排這「五倫」本身的次第，似乎很重視這個「別」字。民國四十六年，台中中央書局出一部張守白先生編著的「四書白話新解」，說是「夫婦要有內外的分別」。(見該書「孟子白話新解」卷第三一五六頁)張先生這個注解，或係根據說文許著，「別」的本義作「分解」解，「乃割之使其分開之意」。(見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別」字條下)而十三經注疏則乾脆的只在「夫婦有別」的「別」字上加了個「交」字，說成「夫婦有『交』別」(見孟子注疏卷第四十三頁)，再也沒有其他解釋。難道「交別」的「交」，真的就等於數學上線與

線相遇所割截而過的地界為「交」的「交」。這就難怪「男主外，女主內」這種夫婦徹底分工的觀念，在我國一直至今，依然不曾有什麼變遷。雖然自本世紀以來，由於西潮澎湃的衝擊，未來的變化，誰也無法預知。但無論如何，即在歐美的各國現代家庭中，實際上也很少有這樣夫婦徹底分工的現象。所以夫婦之間的這一「別」，只須順應潮流和事實，加以一種自然的調整，仍有其倫理上和經濟上的價值。實則除「朋友」一倫外，其他各倫又何嘗不都是這樣？

第四倫的「長幼有序」，是說坐位行列的次序，應按年齡大小以定先後。這是五個倫理關係中比較簡易的一倫。可是前些年在台灣各公共場所和交通路口，都爭先恐後，顯得很糟！尤其是買火車票或電影票，往往互相排擠，混亂異常，真是令人望而却步！近年以來，經政府多方建設和整頓，已有顯著的進步。但比諸西洋各先進國的情形，有時還是未可相提並論。「禮失而求諸『洋』」，我們還須大家努力，師以訓其徒，父以教其子，兄長以戒其弟幼：排隊！排隊！讓位！讓位！以免長為外來觀光人士所恥笑而恢復我自古號稱「禮義之邦」的光榮。

我在上節不是說過，孟子對「五倫」學說有他的特見嗎？他把「父子」置於「君臣」之上；他不費庸庸的「朋友之交也」而說「朋友有信」。筆者認為此中必有義蘊，因在下節略加闡述。

拾 深 一 步 看 「君 臣」、「朋友」
兩 倫 的 新 義

孟子對政治的理想，是行王道，施仁政。他

確信，「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無奈當時「在高位」的君王和一般變佞之徒，都是些「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的脚色。內政不修，而對外又好侵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同上）逼得人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梁惠王上、下）。試思這是一個何等殘酷黑暗的時代！以孟子這麼一位大氣磅礴，正義凜然，矜而近驕，嚴而似厲，滿心想「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期上承三聖，下造一統的「亞聖」奇才，如何能夠看得慣這些「望之不似人君」（指梁惠王）的統治人物？司馬遷作孟荀列傳，說「天下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真是筆力千鈞，目光如炬！孟子七篇，稱「民」稱「人」，觸目皆是；但尊稱「君」、「王」則雅不多見。孟子甚至面對齊宣王說道：「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離婁下）這種面向君王爭取人格平等的敵愾精神，求諸方今民主先進國家的民人亦不易多覩。所以孟子可稱是富有革命性民主政治主義的先鋒。是以，其所以將「父子有親」，置於「君臣有義」之上，決非偶然。

其實，這道理也很顯明。

為什麼？因為自古「君臣」之間未盡「有義」，而普天下的「父子」，則可信是無不「有親」的！

※ ※ ※

五倫中的「君臣」、「夫婦」兩倫，以今天的社會科學來說，應該是屬於法律的關係；「父子」、「兄弟」兩倫，則為血親關係；——只有「朋友」一倫，是純粹的人際關係。當然，人際關係亦不能越出於法律範圍之外；可是朋友間有不少真情至性的友誼行為。却有非法律所能加以約束。此所以「朋友」一倫的重要和廣大，反足以綜合其他四倫的關係，「倫類以為理」（荀子臣道篇語），而後人類乃有講求道德義務的「倫理學」（Ethique, ethic）。凡人根據這種道德義務所作的行為，都必具有道義價值。這就稱為「倫理價值」。「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孔子自謙為「未能」。（中庸）「先施」者，孔子之意是說「想求朋友以恩惠施己，則己當先施恩惠於朋友也」（疏）。這就是說，凡人在人際關係的社會行為上，應先施惠於人，然後方可受人之惠。換言之，凡人在取、與之間，應先有「與」而後可「取」。倘若只知一味要「取」，要「享受」，而絕不想「與」或「犧牲」。這必將是個自私自利的標準小人，勢將為社會所不齒。反之，孟子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離婁下）。「赤子之心」，可說就是「良心」。人人都本着「良心」去對人做事，那必然是個很文明的善良社會。所以孟子教我們必須「養心」。「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盡心下）。這是做人做事的大關節。孟子非常重

視這個關節。也必須自我把握得住這個關節。對人決不欺詐自私，乃能取信於人；進而養成互信、共信、睦倫理關係。這就一定能「朋友有信」了。所以孟子對這「信」字的定義，是「有諸己之謂信」（盡心下），真是最簡明沒有了。

不過，在這裡，筆者又想多費幾句唇舌。

如上所述，「朋友」一詞，雖早見於中庸。但若分開來說，「友」之與「朋」，似又不無辨別。縱然自古就有「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論語季氏）的說法，或朋或友，都有好壞。但從大體說來，「友」似高「朋」一籌。例如歐陽修在其著名的「朋黨論」中，就是說：「……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位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黨」跟着「朋」來，以至民間有「呼朋引類」的說法；即在政治上亦往往有所謂小組、派系的流行。至於「友」，則孟子曾正告萬章說道：「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萬章下）。一連用上四個「挾」字，與他老先生在盡心篇上所答公都子問題時說：「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助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的一連五個「挾」字，都可說是指「挾持」、「要挾」或「有背景」的意味而言。這和孔子所詔「無友不如己者」（論語學而），同是一派聖賢氣象。至如交友必須重信，則自古即為曾子每日「三省吾

身」的要件之一。到了今天，科學進步，交通便捷，社會繁雜，人際關係最重信用，更不待言。爲什麼？誠以現代交通發達，不但與近鄰交，與同學、同志交，與國人交，且更須進而紛紛然與國際人士交：一言失信，即足以貽國家之羞；一物不真，即足以敗商戰之局。由此以觀，這「朋友有信」一倫，從人類層面著想，豈不較之任何一倫更形重大嗎？

※ ※ ※ ※ ※
本文因題旨廣泛，自覺已過於冗長。然而區區之意，尙有未盡，祇得在此且作綜合性的提出數點以姑充不成熟的結語。

(一) 當我先秦聖哲學術鼎盛，政教昌明，國際關係即已縱橫交錯，折衝於樽俎之間的時期，今之所謂「超強」，都尙茫然滯留於蒙昧生活。我燦爛文明，則不但永傳勿替，且顯已吸收科學精神，形成復興與氣候。我們惟有協力同心，努力猛進。我們固不宜自誇，但亦不可自卑自餒；

(二) 我國文化，自始就以「人」爲本，創爲「人倫」。經長時期的經驗，多方安排，以成「天地之中合」。這全是一種靈性的結晶，以視二百年來的物質文明，難易遲速，實有天壤之別！且「物」重競，而「人」重和。我們本天賦中和的特性，倘能因利乘便，以合作的組織和精神從事於「物」的建設，必可事半功倍。

(三) 歐洲自兩世紀以來，對我文化雖已略受薰陶而孕育了世人所盛稱的啓蒙運動。故實際上，今之所謂西方文化，早已有了不少我國文化因素涵蘊於其中；此中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距離

，本非如一般想像中的那麼遙遠。我國父有鑒於此，盱衡世局，特創三民主義，在中華大陸樹起大纛以號召世界人類共趨於大同。此乃我中華民族所應當仁不讓的大業。前面所引愛因斯坦「我們有時又似乎以爲具有一個神聖的目的」，無非就是指的這種「大業」。

(四) 這等大業，當然非有賴於聚羣易舉的合作組織不爲功。而「五倫」關係，又每倫都本須雙方互助合作，方能實現美滿的結果。且「五倫」係由五小組所構成。每小組各自合作，再合而成「五倫」的大合作。這真可說是「原始要終」，「順性命之理」的最完善的合作事業。

(五) 最完善？是的。敢問天地間的人倫關係，除開本文所敘述討論的「五倫」以外，誰還能夠提出「第六倫」？而在人類經濟關係中，除開完全以「人」爲本位，基於自由、平等、公正、和平而又富有可與其他社會民衆團體連帶互助，決不相犯的「融圓性」的「合作」組織以外，又有什麼能夠與「五倫」體制相比擬？

這也就是本文題旨之所以未免廣泛的原因。竊維讀者大雅或能俯予諒解！

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四日於台灣



中國詩學通論

人人文庫 六四四 著者 范訖
六四五 定價十八元

自來研究詩學者，所遺留之著述，大抵甘苦之言，或記錄見聞所及，學有根柢者，始堪奉爲師資，各大學府，於今猶然。至求有成書，能增進詩學上普通知識，足供教科之楷模者，考覽載籍，殊感闕如。

本書作者素任中國詩學教授，書中取材，皆平昔讀書所獲，含孕鍛鍊，稟凡數易，堪稱學詩之準據。

全書分四章，論規式、論意匠、論結構、論指摘，引喻取譬，深具啓發之功，大學學子，俱可由中得惠。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